



校园阅读系列

春草梦

袁孙山◎著

有一份欢乐要尽情享受一份欢乐；有一丝悲哀要尽量摆脱一丝悲哀。那么在人的一生中就会多陶醉于欢乐而少沉溺于痛苦。

海天出版社



校园阅读系列

春草梦

袁孙山◎著

有一份欢乐要尽情享受一份欢乐；有一丝悲哀要尽量摆脱一丝悲哀。那么在人的一生中就会多陶醉于欢乐而少沉溺于痛苦。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春草梦 / 袁孙山著. —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05

(男孩·女孩校园阅读系列)

ISBN 7-80697-519-5

I. 春... II. 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63655 号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33)

<http://www.htph.com.cn>

责任编辑: 蒋鸿雁 封面设计: 王 静

责任技编: 陈 炯

北京地泰德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张: 7

字数: 98 千字

定价: 15.00 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
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

——[宋]朱熹

春天。

画家应该到这里写生，摄影
师应该到这里取景，诗人应该到
这里捕捉灵感……

绿山，层峦叠嶂；溪水，源远流
长。杨柳，碧柏，花坛，竹园，
运动场，芙蓉塘，温泉池，乌龟
荡……一切是那样别致，一切是
那样默契，一切是那样的天然。这
里不是公园，也不是旅游风景区，

这里是一所普通的农村中学——荆门市山溪高中。

它是山溪镇惟一的“高等学府”，八乡一街办十多万人口的镇子里就这么一所高中。好多青年想到这里深造都被拒之门外，何况自七七年高考制度恢复以后每年总有八九个学生从这里飞往北京、上海、武汉等地高高在上的大学呢？

当、当、当，上课预备铃响了。这是宣布星期一上午第一节课开始了。

崔老师从语文办公室走了出来，她的后面跟了一位比自己高出一头的男孩子径直来到了高二（九）班教室门前。

教室里在上课前的瞬间是十分热闹的。单人课桌的桌盖开的开，关的关，噼噼啪啪。有的把外语书放进书斗，有的把语文书拿到桌面，女生们在窃窃私语，男生们笑声朗朗。而当值日学生将黑板擦净，一首《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曲终后，教室里鸦雀无声了。崔老师和那位男孩一前一后步入教室。

教室是去年暑假刚修缮过的标准教室。天花板上喷着浅蓝色的油漆，看不出是纤维板钉的。雪白



的墙壁上嵌着四个大大的玻璃窗，使室内的光线十分明亮。桌椅是一色的绛红。只是教室太大，学生太少显得有点外强中干。

他俩一跨进教室，立即引起了学生们的注目。噢！班主任今天好漂亮啊！游泳头好像是今天早晨刚洗过的，梳得光溜溜的。一绺刘海不浓不淡地半遮着光润的前额。眼梢、眉峰、嘴角无不流露出一种莫名的喜悦。崭新笔挺的咖啡色的西装西裤配上一双棕色的高跟皮鞋十分柔和、协调，使三十多岁的班主任看起来只有二十几岁。

“也许是为了迎接这位新来的学生吧。”几个学生心里在这样猜想了。因为崔老师是上海师大中文系毕业生，涵养颇高。

而那男孩就更加别具一格了。不短不长的头发自然髻曲，浓黑的眉毛下闪动着一双机灵的大眼。那鼻子不高不低，那嘴巴不大不小，白皮细肉的，一幅典型的白面书生相。但他的衣着针对小镇而言却又与书生相格格不入了。花格子衬衣的尖领翻在一件桔子色的夹克领外。一条天蓝色的牛仔裤将他的下半身箍得紧紧的。脚下一双黑色高跟皮鞋使他大



约一米七〇的个头又高出了几分。中学生的那份文雅和社会青年的那种洒脱集于一身，简直让人猜不透他是学生还是见习老师。

“呀！这不是丁山吗？”讲台下一个女学生轻轻地发出了一声惊呼。接着她把头侧向同桌的一个女生，对着她的耳朵：“帅容蓉，你认识他吗？他是我的同学，从小学一直同到高一。”

帅容蓉缄口不语，只是好奇地瞄着讲台前的老师和新来的男孩。

“同学们！”崔老师犀利的目光扫视了一遍全班同学后终于开口了：“这是从沙市一中转来的高材生丁山同学。从现在起，他就和大家朝夕相处了。希望他能得到大家的关心帮助，从我们这个集体中得到温暖。”

啪啪啪啪。老师话音未落，同学中就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

而当全班同学的手掌都停止鼓动后，还有一阵单一清脆的掌声在教室里回荡。同学们的眼光一下子集中到了掌声的发源地——那个先前发出惊叹的女学生身上。只见她一双白皙的小手还在胸前轻摇

黎

春
草
梦

黎



漫舞，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着那个由老师领着往后面走来的新同学。当她回过神来时，脸唰地一下红到了耳根，头低到了课桌下面。

她叫丁心菊，是高二(9)班的“女皇”。她被戴上这顶桂冠，不仅是因为她的身段儿、相貌儿出众，更重要的是每次考试她都名列榜首。没有人能超过她。读高一时她又是学校的体育健将，很有唱歌的天赋，一度风靡校园。

崔老师将新来的同学带到了座位后就走回讲台，开始讲授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她那渊博的知识，娇好的嗓音，诙谐的语言，再加上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草”，“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胜景：“土地平旷，屋舍俨然”的环境；往来中作者“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神情；“邀渔人还家，设酒杀鸡相款”的热情；“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泰然处世的心态真把学生们一个个引入了人间天堂——桃花源。

是的。坐在这个教室里的三十五名男女学生早在一年，二年，甚至三年，四年前就已领取了高中毕业证书，他们之所以又返回学校甘受寒窗之苦，

就是要让那桃花源似的美梦——考入高等学府，变成现实。



五十分钟的时间，在美妙的意境中很快就溜走了。

下课后，丁山独自走出了教室。

教室门前是青砖红瓦围成的一个长方形大四合院。前面是一排办公场所，包括校长办公室，语文办公室，理化办公室，外语办公室等各类各科办公室。其余三面均为教室。

在每一排长长的房子中段都有一个较宽的过道通向院子外面。从北面出去，是一个并栽了三幅篮球架的大运动场，运动场边缘有单杠、双杠、跳高、跳远等各种体育设施，是同学们锻炼身体的地方。操场外耸立着一栋四层楼的学生宿舍大楼。从西面出去，是学校食堂和礼堂，礼堂后边便是有名的温泉池。从东面出去是汪汪一碧的荷塘，荷塘上架设了一条多“Z”形的水泥桥通往对面的四栋教工宿舍。从南面出去，隔一个排球场，有一栋平房，一边是实验室，一边是图书室。穿过这栋平房中段，一条宽敞的公路通向山溪集镇。



春

草
梦

四合院中间有一个圆圆的大花坛，花坛两边对称着两张水泥乒乓球台。

丁山在院子里东张张，西望望，一切是那样的熟悉又是那样的陌生。

山里的阳春三月最能令人陶醉。高大粗壮的梧桐树上张开了一张张嫩绿的小嘴吸收着早晨的阳光和一尘不染的新鲜空气。院外高过屋脊的杨柳换上了绿色的新妆，在和煦的春风中舞动着婀娜的腰肢。穿红挂绿的学生在树底下，花坛旁，球台边追逐，嬉戏，欢唱，使春光，春色，春风又添上了无数个青春。

但这艳丽的景致不仅没使丁山为之一振，反而撩拨了他的痛苦之弦。故地重返心里总不那么踏实。独倚花坛栏杆，呆呆地望着花坛上各种含苞欲放的花卉和花坛中心傲然挺立的千头柏，他陷入了深深的沉思。记得三年前，他曾在这里度过了许多快乐的日子。那时，他还在上高一，十五岁，整天乐观得像一只欢快的小鸟，什么前途理想从来不加考虑。生活无所企求，日子就过得快乐。每天课余哪怕是课间十分钟，他也要和班上的乒乓球劲将决一雌雄。



也就是在那张水泥球台上，他曾夺得全校乒乓球比赛男子单打冠军。正当他的名字被全校师生所熟悉时，一天下午，他伯父趋车前来将他接到了沙市。那是八二年六月的一天。

流光一晃便是三年。高中毕业了又复读了一年。可是，命运偏和他作对，两次高考都分别以三分，一分之差被关在大学门外。伯父的大力资助，家里想千方设万计，使他又有了复读续考的机会。但在这文凭爆炸的时代，他伯父却只有高小文化，且年迈体弱，被明升暗降调到了武汉供职，合家迁出了沙市，生活上的困难迫使他离开沙市。想到今天又回到了自己曾经从这儿离开过的地方，心里真不是滋味。他盯着花坛上一朵叫不出名字的花儿，仿佛自己就像这朵花一样，谢了又开，开了又谢。他也是这样考了又读，读了又考，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却仍徘徊于高中的校园之内。

“丁山”，一声尖细娇柔得有点造作的女嗓音打断了他的沉思，“还认识我吗？”

这突如其来的一喊一问，使丁山大吃一惊，猛一回头：好熟悉好熟悉的面孔！那对甜甜的酒窝，那



双水汪汪的大眼，那头黑黝黝的秀发，那幅苗条的身材！他来不及研究她的衣着，话就脱口而：“丁心菊！烧成灰了我也认识你。”

“是嘛？”丁心菊引以为快，又紧跟着推出一问：“你怎么又转回山里来了呢？”

“你怎么还在这个学校读书呢？”丁山不想说出既往的伤心事，就以攻为守。“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嘛。”他自问自答了。

“是的，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考大学。但沙市一中，全国的重点中学，教学质量不是比这里高得多吗？”看来，她非要打破沙锅问到底了。

“野人怀土，小草恋山，这句古语你没听说过吗？我想家想得厉害就回来了。”丁山只得这样搪塞。

“原来如此。你简直像范晔笔下的乐羊子。”说罢，她咯咯大笑起来。

丁山狠狠地瞪了她一下，深深地埋怨道：“你的比喻太不恰当！太不恰当！牵强附会。”他没料到第一次谈话她就会如此大胆，如此撒泼地打这么个怪比喻，脸都羞红了。不过只有片刻，他也笑了，还笑得很甜呢！

太不恰当吗？丁心菊在心里问自己，也不觉脸有些热。她后悔不该打这个比喻，可后悔已来不及了。

幸好恰在这时，上课铃响了。





春
草
梦

2

复读班的弦律是非常紧凑的，特别是文科学生。历史、地理，政治、语文大都是要强记硬背的，还有那门恼人的XYZ把人解得糊涂，再加上那门English越背越记不住，学得越多忘得越快。因此，对于文科学生而言，多用时间记忆，打疲劳战似乎是该校的一条真理了。高二(9)班教室从天不亮到夜深转点，一直人影不断。何

况，再过三天又要进行月考呢！

丁山把这次月考看得格外重要。因为他知道，这次考试成绩好坏直接关系到今后老师对他是器重还是忽视，同学们是瞧得起他还是小看他。所以，他一头扎进书里，忘了生活中的一切。尽管一个星期来，班上的同学都熟悉了，但老么几次约他上街买点东西，他都拒绝了。林立石几次和他拉家常，他都置之不理。丁心菊要他帮助解道三角题，他也不给点面子。走路时，手里拿本外文单词卡；吃饭时，桌上摊本英文书，他的外语在六门功课中最差，他担心这次又拖后腿。

而丁心菊则不以为然。仿佛这小小的月考就如同马尾做的琴弦——不值一弹，又仿佛屈指一数已成竹在胸了。她也是久经疆场的“三朝元老”了，人都考焦了。对于小考，她根本不当一回事。自从丁山坐到她的后面以后，她的衣着、谈吐、举止更加处处留心了。她似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天到晚，班上就只听到她的笑声，她的歌声，她的高声背书声。她那长长的颈项，细细的腰肢就像装上了活动轴一样。一会儿，她把头扭向右边的帅容蓉，指着



手里拿着的一本外语课外读物中的一个句子问道：“你说这句话怎么翻译？”一会儿，又把面侧向左边的林立石：“你说过你这次考不过我是小狗，到时候你可要用四个爪子爬呀，林胖子！”

说罢，她向后偷偷地瞥了一眼丁山。看到丁山目不转睛，专心致志地在复习功课，她又轻语了一声：“这次一定有人超过我了！”

听她的声音有点生硬嫉妒，可她心里却巴不得有个人能超过她自己，她好把“皇位”让给一个才貌双全的男孩子，“皇位”本来就该男人们去坐，女孩子只能做“皇后”嘛！林立石口口声声喊要篡夺她的“皇位”，可每次考试成绩榜上，他的名字都排在丁心菊之后。林立石根本不是那块料，胖乎乎的，矮墩墩的。厚厚的嘴唇朝外翻着，好象被别入打了一嘴巴，发肿似的。那一脑壳头发东倒西歪，乱麻一团。眼角上时常挂着两粒眼眵，好象早晨没有洗脸，连挖苦都挖苦不怕。他是那块“帝王将相”的料吗？老么呢？老么的数学一点门也没有。哼！想到这里，她锁起了眉头。

可是，当丁山的容颜再次在她脑海里闪现时，